

城市的遠見 — 台灣城市有希望變漂亮嗎?

林盛豐

城市是一種巨大的存在。城市不但是一系列錯綜複雜、層次豐富的空間，更承載了數十、數百萬人的人生以及他們的記憶、慾望與理想，而且以千奇百怪的方式，展現出這個城市所有市民的心靈面貌。記得一句話嗎?「國者人之積，人者心之器」。城市者建築與空間之積。建築與空間者心之器。

台北怎麼這麼富有，卻這麼醜

"How can Taipei be so rich and so ugly at the same time" 這是六、七年前我的一位美國朋友在台北混了七天之後問我的一個問題。其實這個問題也困惑了許多生活在台灣，但卻又具備「空間美學意識」的市民。尤其是我的友人，多是學建築的朋友。

根據「城市者建築與空間之積，建築與空間者心之器」的邏輯，我們在台北市看到很多簡陋的房子，幾乎沒有什麼有魅力的城市空間，因此，台北人心靈面貌必然非常簡陋，這個推論應該是不會有問題的。另人難解的是，中國人不是有五千年的文化嗎?中國的建築傳統也很優美，台灣近來也不貧窮，怎麼我們的建築、空間及城市這麼簡陋粗糙?

變形蟲城市，機械城市，藝術城市

人是群居的動物，群居而分工可以改善生活。城市是人類群居定住的產物，城市一如一個超級巨大的有機體，有器官、有功能。城市兩字，講出原始城市的兩大功能，城者集體防衛，市者交易以互通有無。城市當然滿足了遠比防禦與交易更為複雜的種種需求，所以城市不但是一種巨大的存在，而且是一種複雜的存在。城市是因為一種求善求美的意志而存在的，所以城市常常逐漸演進，而使其存在的目的更為清晰。

讓我試著解釋台北為什麼這麼簡陋。一般而言最低層次的城市，像變形蟲，並沒有人協調出共同生存的秩序，只是活著，那裏有養分就向那裏移動。因為交通之便而菌集的攤販群，

其實是城市的起源。到士林夜市瞧瞧，那正是變形蟲城市的典型。當城市出現了秩序與效率的自覺之後，便會開始越來越清楚的器官化與功能化。城市越來越像機器，出現住宅區、商業區、道路、捷運、下水道、污水處理廠等等，運轉順暢，井然有序。最高級的城市，則像藝術品。城市出現了比效率與秩序更高一層次的「文化意識」、「美學意識」，城市居民會開始把禦寒化爲服裝設計，充饑化爲美食，一切的原始機能都逐漸被轉化成意義豐富、耐人尋味的「文化活動」與「符號象徵」，於是城市便逐漸被轉化爲藝術品。台北雖然最近有點「可居」，但是台北的大部分，是被固定化，被用比較高級材料包裝起來的違章與攤販。這是一個移民城市，而且政權不斷變更，官員五日京兆，一直以來，大家都是以擺地攤的心理住在這裏。換言之，台北有相當大部分是變形蟲城市，台北的機械層面最近逐漸改善，捷運的出現是一大突破。而台北的藝術層面，絕對只有點狀的存在，如誠品書店。這就是台北簡陋的原因。簡而言之，台北脫離一個攤販城市只有短短數十年的歷史。

城市的遠見 — 市民的終極關懷

我原來是在大學教城市設計的教授，與劉嵩導演像馬可波羅一樣，遠遊到一些美麗的名城，想要解開心中的謎，我們的謎是「這些城市爲何如此迷人？」我們想要知道營造一座美麗城市的魔法。過去三年來我們的足跡踏遍巴塞隆那、柏林、巴黎、京都、神戶、古川町、新加坡、上海。這些城市，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徵，他們的市民，都形成某些共識，而且看得很遠。他們透過有系統的努力，把他們的終極關懷轉化成一座更美好的城市。這些城市當然都不是變形蟲，不但其城市的機械層面運轉順暢，而且大部分城市都像藝術品。其實每個城市都有自己的困境，但這些城市都能誠實的面對自己的困境，而走出獨一無二的特色，而且魅力十足。

我們在巴塞隆那看到一個反對黨在長期與獨裁政黨抗爭後終於取得政權。這個政權透過一個又一個小型開放空間的開闢，美化城市，實踐了民主的價值。我們在神戶看到日本人在地震的重建時，堅持高標準工程品質，而且在重建的契機中創造了更好的親水空間、防災中心、新社區。我們看到新加坡人如何細膩的規畫國土，如何讓全國人民居住在像公園般的新市鎮中。我們看到上海人結合了中國強烈的民族主義情懷與上海人的經營長才與國際觀，正在極有效率的打造一座代表下一世紀的中國商業首都。我們看到京都人如何透過城市中的每一個社區，逐家逐戶分工，背著柴薪，到京都四周的山坡上，各自就定位，在黑夜中，一聲

令下，以火堆組串出送陰魂回陰間的大文字，幾百年來從不間斷。我們在巴黎看到一個大城市如何被規範，設計成一個藝術品，每一條主要街道兩側的建築，每一個公園、人行道、街燈、路樹、河岸、有名的香榭大道，整個城市空間，就像是一個完整而品味高雅的空間設計。我們在日本的古川町，看到幾位愛鄉人士，透過社區總體營造，把就像台灣鄉下常見的平凡小鎮，改造成一個連水溝水都清澈得可以養鯉魚的世外桃源。我們也看到德國人如何以無比的智慧、決心與細膩的步驟，把柏林圍牆兩側，各自發展了數十年的東西柏林，再整理成一個更美好的城市。

我們終於知道怎麼把台北變成一個有魅力的城市，「城市的遠見」的影集中的每一個故事，都告訴我們一部分答案。

林盛豐

巴塞隆那是一個非常親切、友善、不矯情，而且充滿藝術氣息的城市。不是那種帶著貴族氣，或者有點冷漠疏離的藝術氣息，而是色彩飽滿、快樂、愉悅、詼諧的藝術氣息。在巴塞隆那街頭散步，到處是獨具匠心的開放空間，每個空間都有公共藝術品，整個城市就像一個充滿陽光的戶外雕刻博物館。二、三十年的努力經營，巴塞隆那由一個嚴重環境污染、缺乏開放空間、勞工住宅無限漫延的地區，逐漸脫胎換骨成一個非常美麗可居的城市，而獲得「國際都市設計獎」第一名。

其實巴塞隆那跟台北有不少相像之處。巴塞隆那曾在軍事強人佛朗哥的白色恐怖體制下，經歷了長達二十七年的威權統治。這個城市在五〇年代的經濟快速發展階段，湧入數以百萬計的南方窮困移民，而使城市快速擴張，公共設施嚴重缺乏。當時的都市環境一如台北的郊區，只是密度稍低。

佛朗哥的獨裁政權一直到一九七〇年強人去世之後才結束，隨後巴塞隆那的民主選舉，產生了一個新市政府。這個新市政府，經過三任的市長，一直持續了相同的都市發展策略，終於創造了巴塞隆那奇蹟。「巴塞隆那模式」，有非常多值得我們深省的地方。

「巴塞隆那模式」的第一個決定，是以都市空間品質的提昇，做為改善居民生活的主要策略。在台灣的地方政府之中，只有宜蘭縣政府採取類似的策略，其實這在台灣也是一個很容易看到成效的策略。

「巴塞隆那模式」的第二個決定，是「都市針灸法」。「都市針灸法」是非常明智的策略。許多都市決策者企圖推動規模龐大的整體計畫，卻因預算太大、土地問題太複雜，或曠日廢時而胎死腹中。巴塞隆那新政府早期的規畫師，聰明的在最缺乏公共設施的地區，尋找機會；整理一個小廣場，在灰暗貧乏的街道中栽種行道樹，開闢一個小公園等等。這些小型開放空

間的開闢或改善，通常都很具創意，設計品質很高。於是多年來覺得從未受政府重視的居民，忽然感受到政府的善意，而且因為這個開放空間的高品質，而帶動了周邊房地產的品質提昇。

其實一個都市開放空間，正是一個好的城市經驗的構成要素，也是一個城市公共生活、公共事務發生的場所。我們常常低估了一個高品質開放空間的正面訊息，以及其政治意涵。看看冬山河的正面政治象徵意義有多麼深遠！

「都市針灸法」真是太傳神的比喻了。一個小小的廣場，設立在關鍵的位置上，便會帶來整個地區都市體質的改變。三任市長五個任期，共二十年，跟宜蘭縣民進黨主政時間一樣長，巴塞隆那一共做了多少大大小小的廣場、公園、人行道等等？打開地圖，密密麻麻總共四百多個。於是在巴塞隆那到處是廣場、公園、親切的小角落，令人驚喜不斷。而且總是親切貼心，不得不提的是巴塞隆那的公園設計。這裏的公園通常非常簡單，地面平坦，幾張座椅，大樹種在對的位置，儘量留設出寬敞的空間。台灣的設計師，不曉得是不是想模仿中國園林，連一個小小的社區公園，地面設計得高高低低、到處花台，而且故意把園徑設計得彎彎曲曲。一個小公園用了數十種建材，有如建材博覽會，而且剛完工不久，建材就脫落。巴塞隆那的公園設計，除了少數的特殊主題公園之外，通常極簡樸。

巴塞隆那有極深厚的藝術傳統。世界聞名的怪才建築師高第，終生在巴塞隆那營建「聖家堂」。這個城市出身的藝術家還有米羅、達利、畢卡索，簡直是得天獨厚。歷任市長當然有足夠的藝術眼光，組了一個委員會，把世界一流的雕刻藝術家請到巴塞隆那，與地景建築師共同合作，創造出與公共藝術相結合的開放空間。這個策略，使每個公共空間，更增加了一個藝術的向度，而更具獨特性。這個策略，文建會也在台灣試圖推廣，但可能因為藝術土壤不豐饒，而成效不彰。

「都市針灸法」絕對是我們可以借鏡的手法，而且「預算不足」絕對不是理由，因為，西班牙的國民所得與台灣差不多！